

【人生随想】

## 思念的温度

□钟倩

清明上山扫墓回来,读著名作家彭程的新书《杯子上的笑脸》,我沉重的心更加沉重了。这是一种怎样互通心曲的书写和倾诉?隐忍而克制,滚烫而绵密,又把引人引向超越生与死的思考和忏悔。以前我读过彭程的《心的方向》《阅读的季节》等,文字干净、厚重、有质感,谁能想到他经历过如此大的创痛。与其说这本书是非虚构怀念散文集,毋宁视作一位父亲写给已逝女儿的长信,字里行间氤氲思念的温度,力透纸背,在人的心头晕染出爱的低吟。

除非亲历,一般人很难体会到失去至亲的刻骨痛楚。作者开篇写道:“乔乔,亲爱的女儿,我们要回家了。”统领全书,凸显主题。全书共分三辑——噩梦、挣扎、回忆,见证一对父母痛失女儿的心境变迁和精神翻转,暗合着崩溃、煎熬、接纳、回归平静的坎坷心路。附录女儿的四篇文章,与前文形成互文关系,是情感召唤,也是精神互照,如此结构设计本身也能彰显其苦心孤诣。作者以第二人称记叙女儿乔乔确诊、手术、化疗、求医、辞世的全过程,乔乔确诊的那一天成为生活中的分界线,“是一道划破了我们灵魂的深深刀痕”,作者以生动的语言定格那些或椎心泣血或难以忘怀的生死瞬间,情感真挚,语调平缓,内蕴着感同身受的精神视角,读来令我几度哽咽,忍不住落泪。

“不要用轻率的口气谈论苦难,尤其是别人遭遇的苦难。如果无法做到共情,至少也应该沉默,而不要以居高临下的口吻,责怪当事人何以迟迟难以走出。”作者的这段话深深触动了我。父亲离开1394天了,我仍没有完全走出来,外出遇见与他年龄相仿的人,就一阵眼底发热,不能自抑。有人说时间是味良药,但时间无法抹杀记忆,思念的温度始终恒温,因为爱的加持,割不断阴阳鸿雁传书。作者的女儿乔乔在美国读研究生毕业在即,罹患胶质母细胞瘤,且是这种病最严重的一种,疾病凶险如魔,在与之交手的14个月时间里,经历手术、化疗、各种先进治疗、居家护理,最终还是夺走了乔乔的生命。作者用另一种方式纪念女儿,把女儿的骨灰盒放在家中钢琴台面上,用文字“留住”女儿,“写作也是用文字在哭泣,写下来吧,为了抚慰哀伤。”“为了让生命和生命紧密地焊接。”

好的怀亲文学作品,拥有超越己痛的“大我”情怀,具体来说,就是担荷全人类苦难的责任和使命,烛照人性的微光。书中贯穿着为人父母的疾责和心痛,背后是对生命的追问和省思。譬如,如果女儿不曾出国留学,是不是就不会遭这一场大劫?如果没有采用注射PD-1,女儿是否能多活几个月?显而易见,这些都是“爱之深,情之切”的体现,同时把我们引向对死亡之海的引颈眺望——当死神的脚步趋近,该怎样勇敢直面?作者列举了法国作家菲利

普·福雷斯特、日本诗人小林一茶、法国作家维克多·雨果等人痛失女儿后的文学创作,探寻“哀悼诗学”的打开方式和价值意义,从而寻找到生命的出口抑或自我救赎的方式。正如他的观点和立场:“所有的悼亡写作都基于这样的信念:时间和死亡,并不能让爱的纽带松散。写作者用文字留住所爱者在人世的痕迹,在死亡的迷雾中寻找生存的光亮。”

有关追怀题材的文学作品,我读过很多,比如周国平《妞妞》、止庵《惜别》、简·《谁在银闪闪的地方,等你》。四年前的那个夏天,父亲突然离开了我,那段至暗而煎熬的时光,陪伴我的友伴只有书,菲利普·罗斯《遗产》、耶丽《金枝》、向迅《与父亲书》,还有案头的美国华裔女作家李翊云的《我该走了吗》。这类作品好写,也不好写,作家陈丹青就曾袒露过这种困境:“回忆不断涌上来,你得诚实,又必须处处克制。你心里有一包情感吗?没法写的。你会遣词造句吗?也没用。这时,词语最是无妄、无力、无能,而死亡的消息格外激发写作,同时,阻断写作,处处与你为难。”归根结底,指向灵魂的拷问和人生的本质。

如何安放我们的悲伤?又该怎样携带悲伤开启新的生活?这是每个人的修行功课。实际上,无论我们承认与否,悲伤从来都是生命的底色,不妨视作远方的访客,它就坐在我们的对面,喝茶、聊天。作者彭程追忆女儿出生、成长、求学的每个阶段:出生时的护理暖箱、幼儿园的米黄色毛巾被、上小学学钢琴的所见所闻、女性蓓蕾的初次绽放、与初中同学的深厚友谊、异国求学的丰富多彩、参加毕业典礼的高光时刻……物之索隐,斑驳的痕迹见证一个如花生命的渐次绽放和不幸凋零;杯上笑影,家里那只订做的变色陶瓷杯镌刻他们陪女儿过生日的画面,当他喝水沏茶时就能看到女儿的笑容,“合适的温度,让杯子壁上的照片显现,而让你的笑容始终生动鲜活的,是我们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减弱的思念。这种思念,也有着滚烫的开水一样的温度。”思念绵长,就不会遗忘,天上人间“小团圆”。

2010年,著名作家史铁生去世,妻子陈希米写了本书《让死“活”下去》,在于打通阴阳之隔,找寻到与史铁生精神互通、情感相依的独特方式。彭程的《杯子上的笑脸》也是如此,这本书是珍贵而有温度的生命礼物——书籍的包装像一个长方形盒子,当我亲手拆开,一家三口的微笑闯入眼帘,里面除了书,还另附六张乔乔的彩色照片,与文字遥相呼应,人间美好历历在目,令人心头升腾起说不出的感动。“一个孩子就是所有的孩子,一个父亲的哀痛就是所有的哀痛。”我知道,这本书也是献给所有人的心灵之书,值得用心品味。

(本文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,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)



【文坛旧事】

## 徐志摩的折腾求学路

□韩石山

这题名,说的人和事都在百年之前。人是徐志摩,事是他的求学路,折腾不折腾,是跟一个与他同龄的、也是名人的人比较而言。

徐家在浙江海宁硖石镇上,当年说是个镇,实则是个重要商埠,徐家就是这个镇上的大财主。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先生,是个有家底也有眼光的商人。沪杭铁路起初修筑时,按原定的路线,是要直直地穿过桐乡县直达杭州的。桐乡士绅迷信,怕通铁路坏了当地的风水,竭力阻挠。徐申如看准这个时机,鼓动筑路董事会,让铁路拐了个弯儿,从硖石通过。也就因为这个弯儿,硖石成了铁路上的一站,越发兴旺,终于让海宁县政府从王国维的故乡盐官镇搬到了硖石镇上,现在则是海宁市了。

徐家是由酱园起家的,到了徐申如手里,投资兴办了电灯公司、电话公司、自来水公司,均大获其利。新中国成立后,浙江有名的中丝三厂,其前身就是当年徐家与人合办的硖石双山丝厂。

作为一名企业家,徐申如的投资,最成功的不是办厂,而是将他的独生子徐志摩培养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英才。我最近在研究中国著名化学家、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先生,为的是写一本《杨石先传》。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,不由感慨,徐申如固然富钱财、有胆识、会安排,可是他对儿子求学路的规划和安排,与杨石先的成长历程比较起来,只能说是瞎折腾而已。

这样说,只是说徐志摩、杨石先两人求学这一时段的比较。

且看徐志摩的求学历程。徐志摩的出生,有点折扣。以旧历算,是清光绪二十二年,农历丙申年,但他的生日很小,在腊月里,换算成公历,就是1897年1月15日。长大后,先上硖石的开智学堂,后上杭州府中学堂,1915年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预科。当年冬天回到老家,与张幼仪成婚,没有再去北京,就近去了上海的沪江大学接着读下去。

徐申如对这个儿子期望甚高,一心想的

是送他出国留学,学金融,继承家业。徐志摩的心思不在金融上,但出国的迫切一点也不弱于其父。若在沪江大学念下去,预科完了再念本科,毕业当在1920年。他等不及了,正好天津北洋大学招收一个法科的速成班,两年即可本科毕业,于是便离开上海,去了天津,一考也就考上了。

徐志摩的运气实在不好,刚考上不久,北洋大学法科撤销,并入北京大学。没办法,只好又回到北京上学。这时,跟他一起中学毕业的同学,有的已经大学毕业了。要在北大念完法科再出去,至少也得在1920年,那时就是二十三岁的人了。他父亲一想,急了,马上联系上海的留学机构——寰球中国学生会,谋划出国事宜。为了得到特殊关照,父子两人都加入该会,且在该会的年刊上有明文记载,均为“赞助本会最力者”。这个会是专门经营留学业务的,既承办公费留洋业务,也承办自费留洋业务。经过一番运作,徐志摩以沪江大学肄业生的名义(有成绩单),选报美国克拉克大学并获得录取,于1918年乘新投入运营的南京号海轮赴美。

至此,徐申如老先生舒了一口气,总算办成了一件大事。不过,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,这是多大的折腾,费了多少钱财、多少精神,也不过是个自费留学。

再看杨石先的求学经历。杨先生与徐志摩同样出生于1897年1月,杨家是世代官宦人家,杨石先的曾祖父是翰林,放过四川的学台,祖父当过嘉兴知府、宁绍道台,全家也就定居杭州,杨石先就是在杭州出生的。少年时,父亲赴济南做官,举家迁到济南。后其父到了天津,杨石先和弟弟也就随父母到天津上学。此时家道中落,父亲失了业,只好独自赴京谋生,将妻子和杨石先的妹妹送到上海舅家暂住。好在这时杨石先和弟弟已到了可以考中学的年龄。1911年,清华学堂招收第一届学生,杨石先顺利考入。第二年,弟弟也考入德国人在青岛办的工科大学。这样,兄弟两人也就不再依靠家庭的供给了。

杨石先在清华,学业很是优秀。清华入学不算严,严的是中途的淘汰。据《杨石先自传》说:“入学时同班同学一百七八十人,各省按规定名额招考送来的,每年淘汰一部分,再由学校自己招插新生若干人。最后毕业时只余五十多人,其中原来的略逾半数。”就是在这样激烈的筛选之下,杨石先以优异成绩顺利毕业。按清华的办学规则,毕业即获留美资格,且不是从一年级上起,而是赴美后入选定学校,直接插入二年级上课。杨石先报的是农科,选的是美国有名的康奈尔大学。

杨石先赴美的日期定在1918年8月13日,乘坐的轮船是新下水的南京号海轮。巧了吧,跟徐志摩自费留美坐的是同一艘轮船,同一个班次。这可不是推断,而是有确凿的文字记载。这年秋季出版的《寰球》杂志上,有这次赴美留洋的全程报道。据《赴美学生行程纪事》一文说,此次选派游学美国之学生,乘南京轮赴美者,内有教育部所派12人、奉天省所派1人、自费生57人、清华学校所派82人,共152名,其中有本应赴欧改作新大陆之游者。该杂志还登载了全部赴美学生的名单,细细查阅,果然有徐志摩的名字,也有杨石先的名字,只是他们俩都不是用现在的名字,而是用他们最初的学名或者说是谱名。杨石先叫杨绍曾,徐志摩叫徐章垿,他的名字后面加括号,标明“自费”。据《徐志摩传》披露,徐志摩到美国后,感到自费有些丢脸,曾通过他的妻兄张君勱,申请清华半自费,没有结果。

现在再回过头来看,徐申如当年如果不是那么心急,而是将徐志摩送到清华学堂念书,或迟一年插班升入二年级,以徐志摩之聪慧,1918年夏天定与杨石先一样公费留学去了。这大概就是一种有钱人的折腾吧。当然,以徐志摩、杨石先两位先生后来的成就与贡献来讲,无论折腾不折腾,都没有辜负他们的学习生涯。

(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、学者、现代文学研究专家,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《山西文学》主编)